

台灣人快成啞巴了嗎？

問：我曾經是個「大中國主義」者，喜歡說「國語」，並且自認為「國語」說得很好。十年前到美國留學之後，忽然發覺大學時代的同學都絕口不說國語了，可是細聽他們的台灣話，其實是很糟的，發音、詞彙、語法都已走了樣。幾年後我到北京去開會，有一位學者告訴我說：「台灣人的國語是變種的普通話」，言談之中，頗有輕蔑的意思。我這才醒悟，原來我小時候努力改掉「台灣國語」的腔調，學習標準「國語」，到頭來還是被人看成「台灣國語」。台灣人台灣話說不好，國語又說不好，真叫人痛心啊，台灣人快成啞巴了。

——芝加哥 曹永清

答：您的話使我想起《莊子》有一個故事，說趙國是個強國，趙國人走路的姿態很美，燕國派了幾個小孩到趙都邯鄲去學走路，就好比我們現在到歐美日本去學「美姿學」一樣。學了幾年，燕國孩子沒有學好邯鄲人的步法，卻把燕國人的步法忘了，最後不得不爬著回到燕國。這就是成

語「邯鄲學步」的典故。

現在台灣人的華語說不好，台語也說不好，說華語到中國北方被人恥笑，說台語被老一輩的台灣人搖頭。年輕人一開口便錯，你說台灣人快變成「啞巴」，真是一針見血之言。

文化失去了自主性、自尊心，無論如何努力向中原學習（現在世界的中原已移至歐美了），永遠是次等的文化。

您知道鶴佬人的語言史嗎？鶴佬人是百越族的後裔，西元前四世紀以後開始接受越國的漢語。越國的漢語是殷商的南方系漢語，和周的北方系漢語有很大的不同，它的特色就是主要元音和北方正相反，北方的高元音，在南方說成低元音，像東 tung 說 tang，六 liuk 說 lak，這種語言現在只存在閩南語，閩南語簡直是漢語的一個活化石。可是因為它和中原的北方話有太大差別，又是僻處邊疆，卻變成低級的語言。唐代陳元光將軍征服了獠蠻，把河南的中原音帶來，讀書都得用中原音，就像現在讀書用「國語」一樣。不過口語仍然用南方音，宋代蘇東坡曾取笑閩人說「六」字，不以合口呼之，而以開口呼之。

元代以後，所謂中原音又變了，最大的變化是入聲消失了。可是南方的閩、粵、客語還保存了唐代中原音。康熙皇帝聽閩、粵大臣唸奏章，簡直是「鴨仔聽雷」。他說各省南腔北調，他都聽得懂，唯獨閩粵人的話聽不懂，所以下令在閩粵台灣遍設「正音書院」，教授官話。

到了清朝末年，中國戰敗日本，把台灣當成替罪羔羊。台灣成了日本殖民地之後，日本語變

成了「國語」，台灣話變成「土語」。經過五十年的「國語」教育，台灣人的母語能力消退了，語言訛變了，光復後有好幾個老先生爲文（吳槐一九五二、一九六七；洋洋一九五八、一九六一；蔡懋棠一九六一；李騰獄一九六七）高呼台灣話「走樣」了，可是台灣人的日本語又怎樣呢？許多人以為台灣人的日本話是標準的「東京話」，其實是很不標準的。這方面的論文也很多，如一九四三齋藤義七郎〈本島人の國語訛音について〉，一九四四年泉清耀〈本島青年の國語〉，一九八五拙作〈日本語的台灣化——台灣化日本語、台灣腔日本語〉（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五章）都說明了台灣人的日本話是「走樣」了。

戰後台灣的「國語」變成了「北京話」，誠如你所知道的，台灣人的「國語」，不論是「台灣國語」、「台北國語」，都是「走樣」的。以「台北國語」笑「台灣國語」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。可是現在台灣人的台灣話不但「走樣」，簡直是荒腔走板，不像話了。有幾個台灣人講台灣話不犯錯的？電視、政見會的台灣話，真是叫人聽了難過啊！台灣話不是這樣的嘛！

學習外語，說不標準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是外語說不好，台語也說不好，不止不可原諒，簡直太可恥了。

台灣人的急務是，應該把即將死滅的母語救活，在原有的語言基礎上求發展，才有前途，若是再這樣邯鄲學步下去，台灣文化是沒有希望的。

（原載一九八八年二月六、十二日《民進週刊》台語信箱）